

风物咏

旧巷深处

戴发利

游走在城市，繁华扑面而来，宽敞的马路、滚滚的车流、林立的高楼及匆匆的人群，鲜艳的色泽、热闹的喧哗，还有无限向上的高度、尽情向外的广度。

然而，这个城市的过往依然还在，就隐于那些表面繁华的身后，那里有一些纵横交错的旧巷。它们年事已高，风雨飘摇，甚至岌岌可危，或许很快就消失了。

一个人上了年纪，总喜欢翻翻老相册，看到老相册，就看到了从前的自己。旧巷，就是城市的一本老相册，里面夹藏着城市昨天、前天甚至更久远以前的时光。

旧巷的色调是黯淡低沉的，如看一部黑白老电影，胶片上的光影不断有晃动的划痕、杂乱的缺损、模糊的失真；旧巷的声调是寂静的，偶尔发出一两声断续不连贯的响动，如木门吱吱扭扭的转动声，老式收音机传出的滋滋啦啦的调频声，响动之后，又沉于长时间的静谧之中，静得让人昏昏欲睡。

中，静得让人昏昏欲睡。

通往旧巷的入口，就在繁华的大马路边一处位置，并不难找，只是很不起眼，更多的人匆匆路过时熟视无睹、目不斜视而已。

旧巷与大路只有一步之遥，一墙之隔，但却瞬间将所有嘈杂阻挡隔离。墙外远处传来隐约杂音，如淡淡微风飘过，恍恍惚惚，愈显旧巷的安静。旧巷与外面的世界，便有了跨越时空的距离，近在身边，却如远隔经年，一切迥异，成了两片天地。

旧巷里的陈设有些杂乱。一处外墙上布满密密麻麻、成行成列的透明电表盒，凑近了看，电表闪烁着红色指示灯，数字或快或慢地跳动着，透露着那些苍老的房屋之内依旧活生生的气息。电表盒周围，各种电线的线束从空中各个方位凌乱汇聚而来，又向四处分散而去，沿

损、脱落，于是再打补丁，一直在修修补补之中。

墙脚处总难见到阳光，便于潮湿之中生出幽暗的苔藓，还会有未能畅通排出的水，小股细流，时有时无、悄无声息地浸透蔓延着，若用脚踩过，有些湿滑。夏日，透着潮气与阴冷，看一眼，便觉透心凉沁；冬日，则覆着一层薄薄的冰，如一张闪亮的塑料纸贴在地面，经久不化。顺着墙脚向上望去，墙壁蔓延着连片的，或星星点点的霉斑，经年累月已渗入墙体，如同老者的老年斑，成为肌体和皮肤的一部分，无法清除。

树，在这潮湿的环境中尽情生长。房前屋后的大树，主干或直或曲，粗可搂抱，枝叶探入院内窗前，形成巨大伞盖，遮住庭院和门前光阴。树的主干粗糙有茧，如过度劳累突出的关节，一身沧桑。树却是鸟儿的栖息之地，偶有清脆欢快的鸣叫响彻头顶窄窄的天空，为寂静的老巷带来清亮的生机。

门前院内，生长着应季的花花草草，花朵随时绽开，甚至还有几棵见缝插针

管，散发遍布开去，通往每户庭院。

幸运的话，旧巷大门口或许还有保存下来的牌坊，枝繁叶茂的几百年古树，历代名门望族的高大门楼、院墙。

旧巷依然，老屋还在，人也逐渐老迈了。旧巷里的人大多还是几十年相伴的老街邻，各自的后代都一一离开了，远至天涯海角、异国他乡，即便近在同一个城市，也搬去了新建的住宅小区。腾出的老屋，更多是租给了城市外来的打工者、小本经营者，从事着诸如餐饮经营、市场摆摊、废品收购等行当，从院内杂乱堆积的纸盒包装、废旧物品，晾晒的五颜六色衣物中就能看出个究竟。

三两个住了一辈子的老人，有时会搬一个小凳子，在门前坐着。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肩膀，浑浊的眼神，目光虚无地看着旧巷的尽头，一言不发，任时间静静流淌着，仿佛能听到滴滴答答的老式钟摆声。待最后这一拨老者故去，旧巷里的旧人就不在了。那时的旧巷，就会

墙体、窗户蜿蜒钻入每一处房屋内。

旧巷门口的宽度若能容一辆轿车通过，便可看见有私家车一侧无缝隙紧贴墙根停放，让人疑惑，这车是如何开进来的，又如何能开得出去。更多的是电动自行车，三三两两停在每家每户门口，也能迎头遇见或有从身后过来的车子，在巷弄里灵活穿梭，出巷时车把手上可能挂着一袋生活垃圾，回巷时则经常挂着刚买回来的蔬菜、水果或面食。

一两只猫总会出现在墙头、树杈或门口台阶上，走起路来毫无声息，轻手轻脚，如擅于轻功并能飞檐走壁的高手，宝石般澄碧的眼睛不动声色地盯着你，面无表情，你看不出它内心是否有波澜。它可能懒洋洋看你一眼又眯缝着眼睡去，也可能充满了警觉看着你的一举一动，最终，弓起身子、竖起尾巴，伸展了几下身姿，去往一个你看不见的角落里了。

的油汪汪蔬菜。那些花草、蔬菜，有的在门前小块泥土中席地而长，用几根枯枝条简单围栏，有的用泡沫箱子、木头盒子、残缺的盆盆罐罐等各种简陋器皿装土生长，一年四季不乏鲜艳茂盛，于周边一片老旧色泽中格外醒目耀眼。还有爬满墙壁的蔷薇、金银花、凌霄、爬墙虎，待到花开之际，花的香甜和叶的鲜嫩之气随风阵阵袭来。

旧巷的深处，或许还开着一家经营了几十年的小卖部。那些门窗、招牌、货架一直未变，上面的字体还是多年以前的，只是那些生活必需品变成了最新包装而已。老屋的主人辟出一间斗室，摆上一些货品，开一个侧门，或直接从窗口递进递出，但是大半天是难以见到有人登门购买的。

老巷的老屋，是这个城市传统风貌的忠实体现者、坚守者。它们的年龄有多长，记录这个城市的历史就有多长。老屋的结构、布局、规制、色彩，及细微之处的雕刻、彩绘、修补，真实、完整、延续性地再现着城市的历史信息。

变成真正的标本被保护起来了，只剩下了精神意义和文化作用。

实际上，城市大街上的那些繁华，现在已经开始浸入了旧巷。那些带有文艺气质的经营者，来到旧巷，寻一处老屋，保留着原有外观作为“道具”，然后进行彻头彻尾的改造，成为酒吧、酒馆、咖啡馆、民宿、文创店铺，为老屋贴上五颜六色、花样字体、奇思妙想的文字，安上旋转变换的七彩灯光。最时尚新潮的美食、饮品、音乐、歌曲、饰品等等，就出现在旧巷，如一位年迈的长者，浑身挂满孙子淘气的玩具，滑稽而可爱。

还有一些写生、摄影、寻幽探访者，来到旧巷，四处张望、触摸，试图感知它的脉搏和心跳，还盼望有一场淅淅沥沥的细雨落下，遇见一位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让细雨淋湿这寻常巷陌，也淋湿自己的心。

这或许是旧巷获得新生的一种方式。

诗歌港

一片海(外一首)

胡国葵

一片海
似流光如华
我在失眠的夜里
找寻着它
谁梦想打着瞌睡
谁的希望正在萌芽
我铺展开任性的小诗
试图写出它的冬夏

一片海
若绚丽朝霞
我在率真和柔情中
走近了它
谁在节奏里随遇而安
谁在流动中随形变化
我整理着优雅
让思想向它抵达

一片海
像嘴角的牵挂
我在翻山越岭中
见到了它
人们在谦逊里读着你的智慧
在思索间悟出你的方法

你是一支队伍
为心灵不停招兵买马
你的成就是百川归纳

一片海，与我天涯咫尺
一片海，咫尺亦是天涯

鹅卵石

我是一枚鹅卵石
静静地卧在沙滩上
经受了多少风雨的打磨
自己也不清楚

我是一枚有灵魂的鹅卵石
沧桑桑田里得到永生
被日月雕刻的所有纹路
只伸展给懂我的人看

许多杂乱无章的脚步
走走停停
最后都被海浪抹平
一切如新，蓝天透明

那一刻，我忽然听到了远处
跋涉而来的足音
近了 近了
四周渐渐温暖如春

我还能感觉到
一束如炬的目光
正在灼疼我
很疼 很疼

你终于弯下腰
拭去我身上的泥沙
拭去我潮湿的泪水
然后将我小心地珍藏于
宽厚的手掌之中

于是，我离大海远了
我离你近了